

17.10



崇陽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崇阳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7.10

崇阳文史资料

第五辑

(教育专辑)



刘作忠藏书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崇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二月

创作忠藏书

目 录

- 崇阳历来私塾概况·····文史征集组(1)
- 我对傅氏私塾三代执教者的了解·····魏仲达(7)
- 舒氏私塾放异彩
- 记舒吾庵与舒氏馆·····刘懋槐(13)
- 简述旧时小学教育的教学内容·····文史征集组(16)
- 简介旧时办学经费的来源·····文史征集组(25)
- 旧时教师队伍的任用和管理·····文史征集组(28)
- 苏区教育、抗日学校·····县教育志(32)
- 郁郁崇山一枝春
- 记崇阳实验小学“前半生”·····文史征集组(35)
- 记县城高等小学堂二三事·····高念慈(45)
- 崇阳中心小学校舍简介·····骆细章(49)
- 兴学心热
- 记崇阳职业技术教育的创办·····文史征集组(52)
- 崇阳隗州中学·····刘协侯 柳星圭 卢世云(58)
- 崇阳养正小学简介·····戴鹏飞(64)
- 崇阳私立崇德小学概况·····陈全真(69)
- 省一高创办在崇阳高视·····沈维亚 王丙贤(72)
- 我所知道的孟华中学·····汪华章(80)
- 桂花日伪小学侧记·····戴鹏飞(85)

“石窍九通须化雨”

——石龙源小学开办六十周年纪念	雷若虚 (88)
崇阳林业中学	陈国兴 (93)
王觉非与红色学校	王丙贤 (96)
先父夏正声史略	夏一夔 (100)
忆夏正声先生对我的恩遇	沈昌斌 (105)
追怀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老师	吴忠亚 (108)
先叔程楚润博士简介	程光煜 (132)
汪瀚先生传赞	甘力之 (135)
周永皋先生事略	鲍松维 (140)
令人敬仰的邓清泉老师	刘意初 (143)
回忆父亲刘人瑞先生	刘家斌 刘次龙 刘宗武 (153)
我永远忘不了刘秋辉老师	刘志明 (160)
先父邓森林事略	邓续函 (163)
沈敏荪先生简介	鲁达人 (167)
创办崇阳中学的刘定一	刘意初 (171)
程茂生先生	甘力之 (175)
沈尚平先生	王正朝 王丙贤 (177)
我的父亲魏铁山	魏瑞英 (180)
沈嘉洋在青年时期	饶云瑞 (188)
周池清先生被害真相	徐铁林 (189)
忆当年	
——小教生活一年	雷若虚 (193)
从历史名人看崇阳教育	曹至华 (199)

崇阳历来私塾概况

文史征集组

西周以前，学在官府。自春秋孔子私人讲学培育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后，战国时期，私学大盛。继此以后，如马融、郑玄、关（张载）、闽（朱熹）、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诸子，各设讲台，诲人不倦，在我国历史上都一直享有盛誉。这种私塾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到清代和民国，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发展得更为普遍。

私塾学馆，一般只有一个教师，采取个别教学方式，教材没有规定，学习年限也不受限制。其中有经馆和蒙馆之别。蒙馆即学生启蒙学习阶段，初时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教儿经》、《女儿经》及五言、六言杂字等。这些书，文体简单，读来顺口，易记易背。还要填红写字。民国时期，多有读共和国文的，也有附教加、减、乘、除简单的算术和珠算的。经馆是在读完蒙馆的基础上开始读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或《幼学琼林》、《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的。另外，每天中午还要临帖习字。有的老师也有附带教算学的。读经馆的学生，多属青年，通常是三八课文（每月逢三、八就给学生出作文题），日间上课，晚上自习。

在未废科举之前，崇阳的私塾，有义塾、乡塾、族塾、

氏塾之分。废科举之后，就统称经馆、蒙馆。

一、义塾

道光22年(1842年)知县金云门设四义学于四乡。
29年(1849年)知县姚国振增城中义学一所。城中旧
义学设西城后街，新义学设南城上菊仙祠(按金云门字菊仙
取名)；东乡义学，一设回龙寺，一设白泥(霓)桥；南乡
义学设唐封寺；西乡义学设罗汉寺。

二、乡塾

高堤书馆，在雨山麓，明宏治间(1488—1505年)
汪恭创建。

龙潭义塾，在青山保圣山庙；太学生陈直心倡置田产创
建。

梓溪义塾，在石屋保第六牌，明经熊祯祥倡建。

石屋义塾，石屋保公建。

美林义塾，肥田上牌公建。

碧田义塾，碧田畈公建。

四圣义塾 四圣保熊洪猷，王国太、陈启芳、刘清泉倡
建。

大源义塾 林桂轩创建，有田缮学。

知县高佐廷喜见石屋、肥田新建乡塾作诗贺之、傅燮鼎
亦有和诗。均分别附后：

高佐廷诗

为贪鹤俸漫乘车，十载风尘老簿书。

不有潘花惭作宰，幸同陶柳俨同居。

云霄咫尺高攀凤，雷雨飞腾预种鱼。

石屋肥田佳子弟，课功为报月何如？

傅燮鼎和诗

科名努力希前哲，植品根基始少年。

气节千秋关见地，诗书万卷胜求田。

举头天上笑看榜，放眼人间勉着鞭。

讲席是谁堪领袖？四山桃李为公妍。

另外傅燮鼎还为石屋、肥田二义塾作序如下：

石屋、肥田二保，新建乡塾，月会课文，复有公产积垂永久，正合范文正公学田之举，洵邑中善事也。碧田、大源亦将踵行，从此比户弦歌，人文蔚起，仁让之风遍行四境，古道可复，诚厚幸矣。邑人请登诸志乘，诗纪其事。予闻之，为之欣然色喜，尤愿各塾子弟，互相砥砺，文章气节，彪炳千秋，不特仕宦科名，光增闾里，以慰予期望之意也可。

三、族塾

彭家义塾，在城下阪。

甘家义塾，在蔡家墩井勘上。

四、氏塾

关西义塾，在碧云峰，旧为碧云庵。由杨一鹗捐田创建。

刘氏义塾，在雷骆阪，刘方裔子孙创建。

陈氏义塾，在杨林阪。

邓氏义塾，号凌云轩，在城皇阪。

艾氏义塾，在乌石阪。

丁氏义塾，在罗楼湾，丁志善后裔创建。

汪氏义塾，在浮溪桥，汪长水后裔汪子桂创建。

果育义塾，在壳头东岸与西岸的雪义塾相并，余果卿之

子余千金创建。

清代的县学，不是真正读书识字的学校，只是祀孔的场所和教谕训导的衙门。所谓义塾，就是学生上学免交老师学费的学校。但是全县城乡只有二十所义学，对全县入学儿童来说，实是为数寥寥，供不应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据明末清初的老人说，乾隆、嘉庆时期，崇阳人口曾号称三十万（是按姓氏宗谱得来的概数），教育这三十万人口的子弟，主要靠全县的各种私塾。当时农村私塾，有只读夜校的，有全日读书的，有读杂字的，有读农村应用文的，有读五经四书的，有凶年恶岁就停办的，有全年不受水旱干扰的，有专教幼童少年的，有专教青年成人的。总括起来，则是蒙馆和经馆两大类。前者农民子弟可以受到初步识字教育，后者则专门为富裕人家而设馆。还有一种专馆，那是豪门大户或富商巨贾，专门请先生来教他家的子弟的。这种专馆，除先生可以将自己的子女带去读书外，其他人的子女是不能参加的。以上各类私塾，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孙中山领导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曾多次提出普及义务教育，并要求把私塾作为推进义务教育的辅助。从此，私塾教育有一个较快的发展。据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的统计，全县有私塾六十九所，在塾学生有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年龄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八岁。据调查，民国年间，先后在城内外教私塾比较有名气的老师，有如下多人：王赞英（廪生，馆址在西门王祥顺）、刘育群（秀才，西门岭上程家学堂）、陈尧阶（秀才，东后街）、吴玉麟（秀才，北门）、刘泮香（西门甘氏祠堂）、冯柏泉（秀才，石屋）、熊祖舜（秀才，西门）、曾鹤侯（南门）、吴仙桂（东门黄永

兴)、傅震寰(南门沈氏书楼)、黄冬瑞(老县门口)、刘元瑞(秀才、北门外油草冲何公祠)、熊荫祖(拔贡,驳岸上)、周永皋(浮溪桥)、王予予(秀才,小港尧家)、徐哨清(拔贡,获州)、傅少溪(廪生,肥田畈,系辛亥革命元老龚国煌先生的业师)、魏铁山(秀才,大集山)、周元魁(秀才,朴树下)、夏格卿(朴树下)、邓明堂(秀才,蔡家墩大屋邓家)、王睡仙(肥田畈)、甘源清(石垄)、王克己(华陂畈王家)、程赛芳(秀才,西庄寺前)、舒吾庵(举人,东堡)、杨燮舫(秀才,桂口)、林翰池(大源)。

以上这多塾师里面声名最为噪烈、收入最为可观的,要算刘育群先生。当时从他读书的学生如甘翔鹏、汪彦国、尧祖舜、周彰武、汪文清、龚光国等,都是本县数一数二的殷实户,除蒲、八、腊三季送礼外,每人每年所交先生学费都在光洋八十至一百元以上,但是家庭贫困的学生所交学费却不多。“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于是旧时县府的秘书刘瑞禾、科长李少怀、潘子怀、王荣怀以及度量衡技师毛第元等,都是刘先生的拜门弟子。先生律己修身,治学甚严,然性开朗,喜诙谐,每于讲课之余,与同学们谈笑风生,时常叫龔人丁琪把平日桂口家乡人和城内一些大商号送来的蚕豆、花生、都果、糕点,分给学生共食,不摆老师架子,师生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对私塾提出了改良。改良暂行办法规定:一、无论现行私塾及今后的私塾,必须先向该管政府呈报后,方得设塾;二、凡距公私学校两华里以内者不得设塾;三、私塾设备最低限度,要具有总理遗像、遗嘱;四、塾师须在私塾师资训练班毕业并领有毕业证书者。从此,

崇阳私塾又迅速下降。据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统计，崇阳私塾下降到三十一所，学生只有七百五十五人。至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上年，崇阳私塾又有发展，由一九四七年的三十一所增加到七十一所，在塾学生也由七百五十五人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五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私兼顾政策，对私立学校一般采用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善的方针，使之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并实行在城市奖励私人兴学，在农村鼓励群众办学的政策，因而不仅大批私塾维持下来，且大大提高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由解放前的七十一所，到一九五一年发展到一百七十三所，增加了一点五倍，在塾学生也由一千二百六十五人增加到二千四百四十六人，将近增加了一倍。

一九五一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继续贯彻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教育为工农兵服务，各级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切实实行教育事业中的公私兼顾的原则，因而崇阳私塾逐年减少，公立小学，民办小学，则逐年增加。

我对傅氏私塾三代执教者的了解

魏仲达

据县志载，清末时期，在崇阳有较大影响的，办得最好的私塾有两家：一为华石咀傅氏私塾，一为东堡舒氏私塾。舒氏私塾，另见本辑专文。我这里只谈谈傅氏私塾。

傅氏私塾的第一代执教者傅燮鼎，系同治五年修崇阳最后一届县志的主编人，曾中道光己酉科副榜（即副举人，习惯上称半个举人）；旧志上他的头衔是副贡生（宋、元时，举人称贡士）。正由于他不利于科场，便以著书自娱，教书终身。哪怕他的学生象江西的曹子烈、嘉鱼的刘心源、本县的朱虚侯，都是解元、进士、翰林，功名显达，官阶煊赫，而他本人却不忘本色，布衣草履，蔬食菜根，清贫终生。下面是他寄儿子傅誉荪的一首诗，读了可以想见其为人。

家要荷犁锄，国要嫖弓矢。

嗟尔不肖男，偏摸毛锥子。

旧时代绝大多数人读书的目的，谁不是为了“学而优则仕”？而他唯独不然，诗以言志，他那不热衷于功名、不戚戚于贫贱、不岌岌于富贵的高尚品德，已隐于字里行间，所以他一向教学的宗旨是为学以治生为本，读书不忘生产，生产不忘读书，二者不可偏废。读书只不过是求知，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单纯的读书做官论是错误的。因此，当他的

学生新科进士刘心源、新科翰林朱虚侯、坐着四人轿先后登门来谢师时，他都带着学生在田间种庄稼，亲自担粪施肥，轿至，才归家洗手换衣见客。

在封建社会里，且不说他个人的文章道德、声望资历，单凭他的家庭来看，长子誉荪是进士及第，钦点刑部主事，历任海州州官，也可以算得上是仕宦之家，他的确可以称得上是老太爷。当老太爷的人，能亲身担大粪，这在当时实属可贵。

傅氏私塾的第二代执教者，是傅燮鼎的第六个儿子傅冬圃，别号守愚斋主人，虽然科名不高，却也进学补廪。他博通经史，能诗善画。他的晴、雨、风、雪图和摄影留别景贤兄弟的诗画，都曾经分别载入《崇阳文史资料》第四辑。他性情淡泊，不求仕进，继承乃父遗风以教书为业，先后在华石咀、肥田畝、萧家市等地，设帐授徒三十多年，为地方孕育不少人才。如我村的宿儒舒雨顺（中医），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积极兴办农会和毁家革命的区董舒嘉猷（木生）等，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办学主张，也是一贯不脱离生产，每当课余饭后，田边地角休息之时，一方面给学生讲解经史，一方面又给以指点农业知识，所以他的学生和他家子弟，拿起笔来会写文吟诗，拿起锄头来，又是一把种田好手。

另有一则轶事，兹不妨录出：民国初期，他在萧家市甘家教私塾时，一天，有个嘉鱼姓张的游学先生来了，冬圃师傅正忙于给学生布置作业，只略一周旋，未与多谈。因问知张先生系吃素的，饭时只具青菜、辣椒，并没有献上象样的斋菜。饭后，他叫学生凑了两串钱的茶资给张，准备送客。

张见招待平常，尽仪又薄，心中未免有些不说。此时，欲试探傅的才学如何？借以羞辱一番，而泄心头之忿，于是就出一边对联给他对：

石门本通山路，是通山，何以山同道异？

通山本来有处地名叫石门，既是通山的地方，为什么山同而道路却不相同。这从表面看来，好象是没有什 么。但是，这里面是借题发挥，寓意双关，暗含质问之意。意思是彼此都是斯文人，斯文同骨肉，为什么你先生对人不大礼貌、不大热情。傅见上联，已知其意，乃略一沉思，随即对云：

张君原嘉鱼人，既嘉鱼，胡为鱼弃肉抛？

游学先生见以实对实，以问对问，却是天衣无缝，贴切不过，不觉惊叹傅师傅才思敏捷，乃深自谦让而去。

傅氏私塾的第三代执教者傅震寰，系傅燮鼎之孙、傅芷伯第七子、傅冬圃胞侄，幼家贫，七岁时，开始日间放牛，晚上读书，十五岁始致力于学。由于他祖父的家学渊源和父亲、叔父的教导有方，以及本人的天资聪颖，刻苦钻研，不数年，已贯通经史，学业大进。为了生计，十八岁就在家设馆训蒙。

一九一三年，应岳父邓协泉之聘，在汉口邓家篾匠厂教其长孙达士和另外一些工人子弟。傅在教书外，即从事写作。如他的《留春文》、《雪先生传》、《戏洋牡丹文》、《讨虎檄》、《讨蚊檄》等这一类的游戏文章，就在这时写的。他还写了一首忧时乱岁饥的回文诗。诗曰：

忧深致慨感时危，扰扰终年每乱离；
收歎岁功农失业，贮虚仓粟食貽饥。

猷謀展出誰勛立？治理稱能未俗移，

丘壑栖身安拙計，丹車偏駛競華夷。

回文詩兩頭嵌韻，反復成誦，再一寫轉來，又變成另一首詩。

夷華競駛偏車丹，計拙安身栖壑丘。

移俗未能稱理治，立勛誰出展謀猷？

飢貽食粟倉虛貯，業失農功歲歉收。

離亂每年終扰扰，危時感慨致深忧。

傅在篋匠廠教書三年，達士正青年英俊有為，成績輒冠全班。不料，因病早死。其祖協泉悲慟欲絕，傅亦為之嗟嘆惋惜不置。旋即解館歸來，仍在家乡設帳，適值肖耀南任湖北督軍，創辦“湖北佐治員研究所”，遂與同學王熙杰、王時杰兄弟，以優異成績考入該所學習，結業後，分發在鄂北房縣任教科長，歷時兩年，終因性情孤僻，不習慣官場逢迎而辭職歸家。

此時，傅的資望已著，文名日盛，於是邑中富人爭相延請而教其子弟，計前後在河嶺陳家、蔡家墩、肥田畝、東頭魏家、馬王井王家、西莊周家、石城巴家、白驢畝魏家、新圪嶺程家、南門沈氏書樓、內洲畝王家等地，教館將近四十年。其間於一九一七年教書時，與上鄉一班名士組織了“雙溪詩社”，並負責主編了《雙溪詩草》。

以上地方，不是專館，只是以東家的子弟為主，另有不少的農村學生參加。由於傅的教書年限長，涉及面廣，青年子弟，多半從他受讀。當時他收的學費，每人每年最高的不超過光洋四十元，最低的也不少於十元。雖然一年收入可觀，可是他非常節儉，布衣蔬食，既不講究吃喝，也不講究

穿着，一心想发财，竟把积攒下来的钱年年放帐放债，买田置业，所谓“砚田无恶岁”，在我们县里以教书起家的，恐怕要算他了。

傅在教书时，除上课、改作业外，其余总是手不释卷，博览群书，不特善于诗词歌赋，旁及星相卜祝、医药、绘画、书数工艺，却件件精通。他常对学生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可见他的治学是多方面的，他的教学也是多方面的。他的教学方针是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易于引导学生上路，不让学生终日“子曰诗云”读死书，同时还要学习历史、地理以及时文新学，所以他的学生利于考试。记得一九三四年，崇阳县长贺笠青在一次观风课文考试中，或是当年从他读书的，或是先时从他读过书的，他的学生总共被录取了甘武侯、程文斗、骆白怀、张佛道、王经甫等九人，并各得到了若干奖金或奖品。

傅先生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岳翁，可我今天不是为他树碑立传，更不能为他文过饰非，他晚年有一段很不光采的历史，想我秉笔直书。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驻扎荻洲据点的日兵一名失踪，敌疑及附近居民暗杀，将徐姓捉去青壮年七人，傅姓捉去十三人，徐姓惧，一夜尽逃，七人全部被杀。傅激于义忿，重于族谊，深入虎穴，与数讲清是非，脱十三人于难。事后游击队谓其对敌妥协投降当顺民，黑夜前来捕捉，傅慌从屋上逃走，投降敌营，不久便充当了荻洲维持会的顾问，以后还当了敌伪崇阳县政府的秘书。开始救人被迫陷敌，情尚可原，但为什么不能象刘育群、傅镇舆一样，虽一度陷敌，寻即反正过来，投入抗战阵营，这不也正如日月之蚀，无损于明吗？可他却要执迷不

悟，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特别是根据解放前《崇阳抗日史料》中的记载，他曾创办《半月刊》，大造反动舆论，鼓吹

“中、日、满三国亲善”、“东亚共荣”、“共同防共”。

更为甚者，曾作一诗，以“识时务者为俊杰”命题，“以己之降敌为顺天知命”，邑名宿王镜远被伪军抓去，又以诗劝之降，有句云：“召忽死子纠，智者管夷吾”，真是丧心病狂，反动透顶！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旧县府把他关押起来。同年十一月，于傅光海回家省亲前一天，予以释放，仍以笔耕度日。后来他在六十一岁生日时，一共填了十首词，我记得其中一首浣溪纱的词是这样写的：

花甲转旋又一年。浮生如梦复如烟。

难将旧恨写吟笺。

忆友常看梁上月，倾觞冀作酒中仙。

水清无过在山泉。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一失足便成千古恨，傅于此不无遗憾，不无追悔，可是已经晚了。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在土改复查中，人民政府以汉奸罪，予以镇压，终于遭到了应得的下场。

舒氏私塾放异彩

——记舒吾庵与舒氏馆

刘 懋 槐

清代末叶，洋务运动兴起，废科举办学校，学西方文明以奋发图强。学校之设立，当时崇阳全县不过三几所高等小学而已，众多士子无处就读，于是私塾沿袭旧制而存在，并充实了新的教学内容。清末民初之际，执崇阳私塾牛耳的，惟上乡华石咀傅氏馆与下乡东堡舒氏馆。这里仅就舒氏馆的情况，略述于后：

私塾，有启蒙训蒙的称蒙馆；对研读经史，加深国学造诣的称经馆。舒氏馆为经馆，乃成年士子就读之所。

舒氏馆执教者为崇阳清末有名举人舒吾庵。尔后其子舒述祖即继承乃父衣钵。自民国初年开馆以来，绛帐高悬，历时达二十年。崇阳、通山、通城以及江西就近各县，菁菁士子负笈而来馆求学者，络绎不绝。集一方英俊而作育之，桃李满门墙，人才辈出。

据舒氏家谱《舒镇圭传》载：“舒吾庵号镇圭，又号秉璋（1862—1930）。1893年中试为第五名举人。五赴清礼部试，均膺房荐考取宗室教习；1907年拣选新章，考取贵州补用知县未赴；主讲崇阳桃溪书院及通山罗峰书院，成材甚众。遗著有《吾庵存稿》。吾公为文雄浑浩瀚，苍古峭拔，